

达斯卡洛夫等

徐 露等译

狐狸

保加利亚短篇小说集



狐 狸

——保加利亞短篇小說集——

(保)達斯卡洛夫等著

徐 露 等 譯



內 容 提 要

这里收集的 14 个保加利亚短篇，反映出保加利亚解放以后欣欣向荣的进步。在老作家托朵洛夫的笔下，散漫而落后的农民在旧统治阶级的淫威下是敢怒而不敢言的，即使有别人出来维护大家的利益，也不敢支持他，反而怪他惹事生非。可是，解放以后，农村中出现了新气象。集体主义的道德品质不仅在青年的一代中成长（車站上），而且也在过去的中农心里萌芽（洪水）。富农分子的阴谋（狐狸）和游手好闲的人的盗窃行为（线索），在觉悟了的农民面前处处碰壁。工农的福利得到国家的关怀，生活在逐步提高（后母，迁居）。工农的子弟享受到学习的权利，在他们身上显露出新的才能（三角大钢琴，穆莱德）。另外还有一个民间故事，一个童话，表现出保加利亚短篇在形式上的多彩。

S. Daskalov & Other Writers
The Fox, & Other Bulgarian Stories

本書根据 Bulgaria To-day 英文版轉譯

狐 狸

——保加利亚短篇小說集——

[保]达斯卡洛夫等著

徐 露 等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11 号

上海華文印刷局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号 1494

元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3 7/8 字數 71,000

1957 年 10 月 第 1 版

1957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數 1—7,000 定價(6) 0.32 元

目 次

“廢物”	彼特科·托朵洛夫(1)
母亲的信心	吉奧琪·雷契夫(9)
洪水	安东·米克哈依洛夫(18)
狐狸	达斯卡洛夫(25)
綫索	岡綽·克拉耶夫(33)
車站上	特·阿森諾夫(41)
春天的驟雨	尼古萊·基里洛夫(50)
时鐘、麻雀和姑娘	伊凡·奧斯特里柯夫(59)
放牛汉的女儿	安·卡拉利契夫(65)
三角大鋼琴	查哈利·彼得洛夫(72)
穆萊德	彼得·唐納夫(80)
后母	維·迪阿伐托夫(89)
迁居	維塞琳娜·金諾芙斯嘉(100)
冬夜夢	西拉非慕·西沃雅克(107)
譯后記	(115)

“廢 物”

彼特科·托朵洛夫

各处依然有一些妇女在她們的門口談天；还有几个因工作迟归的农民象幽灵般在霧中面对面走过，但不久，这村庄便在复着积雪的山谷中安歇下来，人們剛剛度过圣诞节，仿佛由于唱歌作乐已經精疲力尽了。老米蘭滯留在酒店里；只有他一个人迟迟不去，好象他根本就不想回家。店主出去关上店門，于是酒店里就沒有事了，老米蘭只得站起来，默默地走上那条撒滿了糠皮的小路，走回家去。

史都揚，他的儿子，一个人坐在壁爐旁边等他很久了，这是以前从来未曾有过的事情。那天晚上，他沒有出去向他的亲戚們告別，也沒有去吻一吻教父的手向他告辞；自从昨天晚上，他完全出乎意外地疼爱自己的家了；他放好了喂牛的草，生起了火，准备烘几个面包，同时坐下来等候他的父亲。他要象別人一样——靜靜地坐在那儿，只有他們兩個人，好好地談一次話。明天他就要到兵营去服三年兵役。他会在那里获得他所有的罪惡的赦免。

“有什么人同你一起去嗎？”老米蘭招呼他，問道。

“沒有，”史都揚搖着头說，“別人都是步兵。”他沒有抬頭



看他的父亲，只是向旁边挪了挪，騰出空位，好象是在請老头儿坐在他旁边。

“他們只要离开兩年，”老米蘭接下去說，但只說了半句話就停住了。事到如今，申斥孩子或責罵他，反正是沒有用处了。

史都揚低下头，似乎明白了自己的罪。他是一个老年人的独生子，要是一向只顧自己的事，沒有极力去反对村長^①，那么他也許就能得到免役。他轉过臉来，眼睛从高聳的額头下仰望着他的父亲；一頂毛茸茸的粗皮帽子压在老头儿的臉龐上，他那粗糙的五官以及那沒有剃过的、稀疏的胡須，使他的臉更显得皺紋縱橫了。他儿子的罪惡就要在老年时代的父亲头上得到报应。这孩子一旦离开，誰还会想到他呢？象修理烟囱之类的麻煩事情，人們連一次也不会为他効劳的。

“罢了，无论如何，”老米蘭叹了一口气，在木柴旁边坐了下来，“希望他們至少能在你的头腦里灌輸一些知識。”

“我头腦里有足够的知識，”史都揚尖銳地反駁，这已經成了他的习惯了。“我会挨过这三个年头的，可是我不会向村長屈服。”

“你碰他一下，試試看！”老头儿說，同时把腦袋轉向別处。他跟儿子爭論得不耐煩了。

史都揚握紧拳头；如果农民不是这样愚蠢的話，他会給村長和他的助手們看个样子的！

^① 在过去的时代中，村長通常是由执政党的党员担任的，他們常常是濫用职权的腐化墮落的人。——原譯者注

最近的几次爭論的回忆涌上了他的心头。这是他的过錯嗎？当村長不在酒店的时候，那些老年人和青年人个个都站在史都揚一边，发誓說，自从有这村庄以来，那条小河就在这公共土地上流着，在小河对面，村長根本就沒有一寸土地，这是肯定的事实。可是一听到村長在外面咳嗽，帶着書記走进来，他們都退到牆跟底下，一声不吭了。甚至史都揚还没有离开酒店，已經有几个人凑近村長的身边跟他寒暄去了。过了一会儿，当史都揚牽着牛經過这里时，他們正在外面沿着牆边坐在長凳上，全然忘記了他們所同意的事情，張口結舌地望着村長，好象指望村長把一些好吃的东西放在他們那張得很大的嘴里。

“好一头难看的母牛，这許多糾紛就是它惹起的嗎？你难道沒有地方放牛，一定要惹事生非，嚷什么公共土地不成？”当他还在很远的地方，村長就冲他喊叫起来。于是人們都哄然大笑，好象这种俏皮話使他們非常愉快似的。

“罢了，罢了，”那个書記接着說，“这个汉子养着一大群羊，而且还有几头肥牛，公共土地对他是太小啦。”

“連廢物也要来干預村政哩，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儿呢？”村長刻薄地說。“他为什么一天到晚在酒店里嚼舌，不把牛喂好，不把它的毛刷得干干淨淨的呢；假使他没有地方放牛，讓他到我这里来，我可以給它干草！”史都揚把牛牽过，看也不看他一眼，逕自往河边走去了。

“除非那个法官欠你的情，你才有希望，”老米蘭坐在火爐边自言自語地嘟囔着。

“啊，啊。事情还没有了结……等法官来了再看吧！”史都揚抬起头說。

法官不会象县长那样地到村长那里去。史都揚远道到城里去找县长。农民们都发誓說他們虽然不会和村长爭論，但是他們会直接向县长訴冤的。可是县长和他的手下人象一陣旋风似地馳过村庄逕直往村长那里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村长是怎样地接待他們，怎样地奉承他們，可是他們已来到小河边，把农民召集起来，對他們說什么东西屬於村庄，什么东西屬於村长，轉眼之間就有一个人从这边溜走，另一个人也从那边躲开，后来只剩史都揚一个人面对村长站在那里。教会的执事明明知道村里每一块石头，而且这老头儿一辈子也没有做过一件不正当的事，可是到这时也为难地搔着头。县长轉过身来問到他的时候，这老头儿說：

“呀，对这件事，我实在是不大清楚；村长說这是他的——他想在这上面盖房子。”

从这时起，史都揚对全村的人生气了。

“我的儿子，天下烏鴉一般黑，这就叫做官官相护啊！”老头儿說，他那顆因惱怒孩子而变得坚硬的心，終於軟化了。“但是我可惜你的青春！糾正錯誤是不是你的事呢？”

“假使别人不肯出来干涉，那么这当然是我的事啦！我担当起这个任务，这就表示在我們中間至少还有一个人在維護这村庄。”

“誰强迫你去維護它呢？”老米蘭凝視着史都揚說。“誰强迫了你？你没有看出他們自己根本就不想干預这件事嗎？你

要維護的是什麼人呢？”

老年人溫柔的話似乎是無法答复的，史都揚找不到什麼話可說，只是象平常一樣，生硬地說：

“噫，我只要讓他們所有的人看看！為什麼。”

然而他的父親是對的。他的爭論毫無結果。村長把他恨之入骨，盡力找他的麻煩。他所征集的那些青年，有的派定一年兵役，有的派定兩年；而對他——他們非但不按照他們應該做的那樣完全免去他的兵役，反而派他當一名炮手，這就意味着讓他服三年兵役，作為向他報復。他的仇人非常快樂，過去聽他話的人也非常快樂，就連那些村婦們也高興起來了。“讓他多吃點苦頭也好。他已經把事情弄得夠麻煩的啦，同時還煽動了別的人……他的廢話，我們已經聽夠了。”她們在他背後喊叫。史都揚除了忍住他的憤怒或苦笑外，沒有別的办法。

“罷了，”他最後說，他要使事情緩和下來，同時表示自己雖然不肯聽從老頭兒的話，甚至还反唇相譏，可是他心裡是愛他的。“當牛生了小牛，您要盡力飼養它，我會回來的。”

“這沒有多大用處，”老米蘭回答，獨自笑着。“在這個世界上，我恐怕不會再看到你了……也許要到來世再見了吧。”

“您保重自己吧，”史都揚不理會他的話，繼續說。“希望明天霧會消除。近來狼群已經到路上來過，而我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用來打它們。”

第二天，山嶺的四周低低地弥漫着濃霧。天空布滿了雲層；蒼白而寒冷的太陽光不時從雲層中露出一面，不久便消失了。

那些青年，肩上挂着行囊，皮帽上插上一小枝乞求健康的
犏牛儿苗^①，在黎明中相互招呼着。

可是没有一个人过来招呼史都揚。他走出屋子向四周探望了一下；只有那条牛站在牛棚中，咀嚼着它反芻的食物，用它那双大眼睛温柔地看着他，好象它替代母亲或姊妹似的在那里給他送行。老米蘭跟着他，兩個人一起沿着寬廣的胡同出发。

當他們到达十字路口时，默默地停下来，村長那幢粉刷得雪白的房子就聳立在这里。在村庄那边，有一只风笛尖声地叫着，接着一只大鼓敲起来；在門口以及沿着籬笆牆边突然出現了一些孩子和小姑娘，在他們后面走出一些男人和老婆婆——他們都急忙走出来送新兵出发。史都揚同他的父亲呆呆地站在大路当中，想在別离时找些話說，可是找不到一句話。通过那扇半开的門，你可以看見村長的院子里有一只火鷄；它豎起渾身的羽毛，以緩慢而均勻的步伐走上那个糞堆，然后又走下来。圍着糞堆的那道低矮的籬笆牆下，有一群鵝搖搖擺擺地走着，鵝肚子几乎碰到地面上，它們伸長了脖子，傾听着风笛和鼓的声音，并且在一片嘈雜中嘎嘎地叫着湊熱鬧。史都揚站在那里，凝視着那只驕傲的火鷄。“这就是你們的村長，”他想着，“这里还有他的农民。”在別的时候，他会把這句話說出来而大笑一陣，可是在这个时候，他不能以农民或嘲笑来打扰自己。

① 在保加利亞，犏牛儿苗被称为健康的植物，逢时逢节，时常用它的树叶当花束用。——原譯者注

“好了，再見了，”他最后說，接着弯下身来吻了吻他父亲那只毛茸茸的粗硬的手。“我要走那条上坡路。”

“祝你好运。我去看看那只风笛。村里所有的人都聚集在那里。”

于是史都揚就順着那条沒有人走的道路出发了。地上結着冰。积雪在他的鞋子下面沙沙地响着，好象他內心里有什么东西在破裂；可是他更坚定地走去，在他四周的一片靜寂中，沙沙的踏雪声更加响了。

（丁越譯自今日的保加利亞 1956年2月号）

母亲的信心

吉奥琪·雷契夫

战争尚未结束之前传来了不幸的消息。市政府收到一封信，信中写着，有许多依斯科利沃村人所服役的那个联队，参加了最近几次的大战役；这联队威名赫赫，但是许多战士牺牲了。接着就是一张名单——战死和受伤的人的名字，另外是被俘掳的人的名字，最后是失踪了的包尔科·罗沙诺夫。

信是在下午送到的。到了晚上，整个村里都能听到悲哀的慟哭声。只有在包尔科家中，静肃悲凄，真象有一个死人躺在那儿似的。包尔科的母亲丽娜老奶奶和他的两个嫂嫂——他两个哥哥的妻涅古太太和罗赞太太——以及她们的孩子们一起留在家中。

两个嫂嫂恰如其分地稍微哭了一会，就去安慰老妇人。她们已经问过，了解了所谓“失踪”的意义——他已经不见了，他们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他可能作了俘虏，只是我们的人没有看见他被俘罢了，所以，何必哭呢？再说，他也许是逃到什么地方去了。在战争中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

丽娜老奶奶蹲在房外的牆跟下，悲慟地搖来晃去，并且用拳头捶打着自己的白头。眼泪簌簌地流过她那满是皺紋的双



頰。她呻吟着，以單調的哭声叨念着那同样的字句：“包尔科……小包尔科……媽媽最亲爱的小儿子……媽媽怎么能忘掉你……媽媽怎么能不为你而悲痛……”

儿媳們的談話漸漸引起她的注意。最后她停止哭泣，專心倾听。啊，說起来，她們也許是对的。上帝和圣母怎么会讓她亲爱的孩子倒下去而死亡呢？一个星期以前，她还得到过他的消息，他写信來說他很健康，他們預料很快就能回来了。

老妇人停止哭泣，用头巾的一端揩着眼睛，然后整理一下头发，把头巾重新系好，站起身来。

“包尔科还活着！”她坚决地說。“有什么东西这样告訴我，他还活着，而且很好！……我听见圣母告訴我，我的儿子还活着！……我要到教堂去，在圣母象前点支蠟燭。”

老妇人拿起她的手杖，蹣跚地向教堂走去，教堂里已挤滿了一些失掉丈夫或儿子的妇女。

几天以后，丽娜相当鎮靜了，因为她坚信包尔科还活着。可是从这个时候起，她对她的工作，她的家庭，财产，儿媳和孙子，不再感到兴趣了，就連那兩個也是在前綫上的大儿子也不再提起。她整天在村里徘徊。她会攔住人們，跟他們談天，并且会把她所收藏着的包尔科最后的一封信，从怀中掏出，請人們念給她听。他們早就知道这信的内容了，可是，因为憐憫这位可憐的老母亲，仍旧念給她听。

“呀，你看，”她会快乐地說，“你听见包尔科所說的話啦，他还活着，而且很好，不久就要回家了。”

她这样繼續下去，直到战争結束。还活着的人已經回到

村里。她的两个大儿子也平安无事地回来了。弟兄俩证实包尔科已经失踪了。事实上，那一天他们是在别的地方，但是和包尔科同联队的人告诉他们所发生的事。他们进攻以后又退却了。有一天早晨他们匆忙地把十个人埋葬在一个坟墓里。吃午饭的时候，他们又从那里退却了。坟墓就留在敌方阵地中。不能确定坟墓里葬的是什么人。虽然如此，后来却也找到几个人，他们坚持说，在那合葬的木十字架上也有包尔科的名字。

两弟兄垂下头——最小的弟弟已经死了。他们为了让老妇人对这消息有个思想准备，就含糊地暗示给她，但是她已猜透了他们所要告诉她的话。她生气了，终于哭起来。她断言，包尔科还活着，他们是坏孩子，他们希望包尔科死掉，他们希望把自己的兄弟活活地埋葬。

于是，他们就撇下她一个人，不理睬她了。

第二年快到年底的时候，两兄弟决定把父亲的田地分掉，但是丽娜老奶奶又哭起来：“包尔科怎么办？他的一份呢？你们是不是要把他的一份也分掉？”

这一次，兄弟俩坚持不肯让步，他们把土地分为两份。丽娜老奶奶让步了。“上帝叫你们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吧，”她说，“可是记着，包尔科回来以后，关于这件事，你们可要对他负责的。为时不远啦，你们记着吧。”

老妇人每天晚上都抱着这种希望睡到床上去，希望在半夜里有人来敲门，她会跳起来打开门，而包尔科会把她抱在怀里。第二天早晨，她会走出去，站在院子中间，望着三条大路，

看看是否有人从远处走来。是不是她的包尔科回来啦？

在家里，他們都很公开地告訴她：

“你断了念头吧，別想他了，包尔科永远不会回来啦。”

鄰居們看到她，搖搖頭——这位可憐的老婦人悲痛得喪失了理智。她不會在這個世界上活多久了。

這一家人里，只有她的長女妮達同情她。妮達已經出嫁了，住在鄰近的摩克利諾村，離這裡有一小時的路程。在戰爭期間，麗娜老奶奶時常去探望她的女兒。兩個女人總是坐在那兒為包尔科流淚，然後相互安慰說，“包尔科還活着，总有一天他會回來的。”

戰爭結束以後還是這樣。只有包尔科的母亲和姐姐妮達不相信他是死了。兩年以來，那老婦人每逢節日必定到摩克利諾去。

“我到妮達那兒去，”她會說，“問問她，也許會收到包尔科的信呢。”

她的兩個兒子起初很生氣，想攔阻她，後來索性不管了，他們說，“假使她要去就讓她去吧，讓她們兩人用空話互相安慰一番吧。”

第三年也同樣過去了。聖誕節前的齋期快要結束了，麗娜老奶奶一天天地不安起來；這一次決不會錯，包尔科會回來過聖誕節的。

快到十二月底的時候，嚴寒降臨，大雪紛飛。聖誕夜的前一天，天空又布滿陰雲，鵝毛大雪開始降落下來。將近中午，麗娜老奶奶把牛皮靴的帶子系緊準備出門。